

德国古典哲学的现实与未来

——罗伯特·斯特恩(Robert Stern) 教授访谈录

郭 婕

导 语: 德国古典哲学曾经是一个时代的哲学主题, 在其最辉煌的年代里, 似乎只有德国哲学才是哲学的根本, 乃至就是哲学本身。记得在那个时代, 只要是从德国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学生, 哪怕只是一个本科生, 都会信心满满地试图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庞大哲学体系, 并且能够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然而, 当历史的车轮走到今天的时候, 德国古典哲学似乎又显得有些落寞了。因为其抽象与思辨的特点, 使得在部门哲学蓬勃发展的今天, 研究者们对于德国古典哲学有些敬而远之。那么, 我们究竟应该以怎样的视角来看待德国古典哲学, 并且进一步发现其中的现实价值, 这将是当今相关学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为此, 本刊于 2012 年中英美暑期哲学学院期间十分荣幸的约请到欧洲著名哲学家, 来自谢菲尔德大学的罗伯特·斯特恩(Robert Stern)教授, 来为我们从整体上勾画一下德国古典哲学的图景。

作者简介: 罗伯特·斯特恩,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 英国哲学学会主席, 英国“卓越研究框架(REF)”科研评价体系哲学部评委会成员, 毕业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 1989 年就职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 2000 年任教授一职。主要研究方向为后康德时期德国哲学, 特别是对黑格尔哲学有专门的研究。此外, 对于认识论, 伦理学, 形而上学与政治哲学均有深入研究。主要著述有:《黑格尔、康德与客体的结构》,《超越论证与怀疑论》,《黑格尔与精神现象学》,《黑格尔的形而上学》,《道德责任的理解: 康德、黑格尔与克尔凯郭尔》等。2008 年—2010 年获得莱弗尔梅研究基金。

访谈时间: 2012 年 8 月

访谈地点: 吉林大学

采访人: 路强(以下简称路)

被采访人: Robert Stern 教授(以下简称 Stern)

一、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历程

路: Stern 教授您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都知道英美哲学界是以分析哲学为其特色的, 而您却选择了以晦涩和思辨著名的德国古典哲学, 或者说黑格尔哲学。那么, 能不能先请您结合您自身的学术经历来谈谈您的这一选择呢?

Stern: 其实我是以一种最为寻常的方式接触到哲学的, 就时间上来讲是比较早的。早在我读中学的时候, 我母亲就给我买了一本关于哲学史的书, 我读了以后就开始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尤其被斯宾诺莎的哲学所震撼。从那时起我就决定去学习哲学, 而且我确实做到了, 最终进入了剑桥大学进行哲学的学习。对于我来说, 哲学可以说就是自己的一个必然选择。

我在剑桥读书的时候, 所在的院系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分析哲学传统的院系。英国大多数的哲学系都至少会教授康德哲学。因此, 大学期间我主要对康德哲学进行了学习, 在此期间也了解了一些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知识, 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 我本来是要研究康德, 但是我了解到了很多黑格尔关于康德的批判。对此我想做详细的了解。然而, 我了解的越多就对黑格尔越感兴趣。这使我走上一条不同的研究路径, 因为大多数分析哲学家会去对康德进行了解, 但他们不会转向关注黑格尔, 而是会从康德直接跳跃到费雷格或密尔, 而忽略掉中间的黑格尔。但是对自己而言, 我对黑格尔产生兴趣的缘由则是他对于康德的批判。所以我进一步进入了对黑格尔的研究, 这在当时是不同寻常的。当然, 比起我刚刚开始研究的时候, 现在我认为已经有很多分析哲学家开

收稿日期: 2012-12-10

始关注黑格尔。

其实,我个人并没有发现从分析哲学的维度来解析黑格尔与从黑格尔自身的体系中去发现黑格尔这两种研究路径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鸿沟。黑格尔、费希特、谢林在初看起来有非常不同的研究路径,但是也看不出传统方法和分析哲学的方法之间有很大的距离。虽然黑格尔有其自己的话语语境来表达其观点,但是诸如康德等大多数哲学家都有着自己的话语语境。例如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的卡尔纳普,当然是很难懂的。对于德国唯心主义来说,如果没有任何背景也是很难读懂的,但是,你完全能够体会到他们的研究依然是言之成理的,并且充满了智慧,并且也没有那么与众不同。也就是说,我认为这一系列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哲学家,都是将理性作为思想的维度,并希望通过理性来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因此,我认为某些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的不同可能是在于他们与更加理性主义的方式决裂。有些在大陆哲学家中故意以一种非哲学的方式写作,他们的作品中不辩论,用不规范的写作方式,或者放弃学术性的写法。这些学者如果用分析哲学来解读会更难,例如克尔凯廓尔。但是,黑格尔并没有去尝试一种非常与众不同的方式,他认为他自己就是一个通常的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搞清并理解黑格尔的核心思想。在此也可以说,自从我对黑格尔感兴趣开始就不认为其哲学与伴随我成长的哲学环境有很大的鸿沟。

二、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

路:恩格斯曾经提出费尔巴哈之后,德国古典哲学就已经终结了。您对此怎么看?此外,您怎么看待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Stern: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其实马克思并没有特别仔细地阅读黑格尔,之前的费尔巴哈以及与其同时代的恩格斯也是如此。他们说,他们把黑格尔哲学完全颠倒过来并放在正确的位置上,从根本上改变了黑格尔哲学。显然,马克思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家,他做了很多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并不仅仅将他的时间花费于哲学问题之上。显然的,对于一些哲学问题,马克思并不感兴趣。因此,这二者之间是显然不同的。就最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传统争论焦点,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完全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并以此反对黑格尔。但是,我并不是以马克思的方式来判定黑格尔是

一个唯心主义者的,马克思在这里有点夸张了;另一方面,人们将马克思作为所谓的唯物主义者也是一种过于轻率的判断。我可以确定的是,在很多问题上,马克思对于黑格尔都很有兴趣,例如异化问题,人类的现代性问题,现代经济,劳动,以及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等。在英语世界里,我们惯常将马克思称为哲学人类学,特别是基于他关于人类是如何通过生产力来繁荣的一个模式。在此马克思是以非常黑格尔的方式去思考这一问题的。我确信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那些关于政治和经济的思想是天真的这一点上是对的,毕竟,黑格尔的著述要早于马克思。马克思相对要了解更多的有关经济活动以及资本主义活动的情况。因此,可以说,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很多批判是有道理的。当然,对此我们应该认真的对待。但是,总体而言,二者并非是非此即彼的,那种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起来的陈旧口号在思考两者关系上对我并不是非常有益的。当然,如果我们思考历史的时候,他们是有差异的。例如,黑格尔认为观念在历史运作中是起作用的。但他也是以马克思的方式来谈论宗教的,他将宗教与人们社会的、政治的状况联系起来。因此也可以说,二者之间并非有那种不可弥合的裂隙。但同样不能说他们没有不同,他们彼此之间是存在一个更为积极的、精巧的思想空间。

从当今来看,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可能正是以一种积极的方式重新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了,而不是最初马克思想要与黑格尔拉开距离。现在,彼此间可以学到很多。现在同样也是一个重新理解两者关系的有趣的时代,至少英美世界已经开始有了很大的转变。这对于重估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我想再次强调,我认为马克思已经被转变了,相较于过去它少了很多意识形态化的因素。因此,这也是重新思考二者之间关系的良好机遇。至于恩格斯的说法,我不认为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于费尔巴哈,从另一个角度说,黑格尔主义者应该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哲学来严肃对待,也就意味着二者之间具有了承接的关系。

三、德国古典哲学在当代的价值与意义

路:那么是否能请您结合您在本期哲学学院中所主讲的《精神现象学》,来谈一谈,在您看来德国古典哲学在整个现当代哲学中的价值和地位。

Stern:我认为这一情况在近年来变化很大。在过

去,纵观德国古典哲学,康德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家,从来也没有人会说不读康德了。在英美世界对德国唯心主义的兴趣在增加。虽然,德国哲学必然包含了黑格尔、谢林和费希特,当我还是研究生的时候,关于黑格尔的英文译著是很少的。直到19世纪末,已经在英国产生那种传统的唯心主义者,像格林(Green)、布拉德利(Bradley)、麦克塔格特(Mc Taggart)等。当时美国也有诸如若斯(Royce)等对黑格尔产生兴趣。但是始于摩尔(Moore)和罗素(Russell)的分析哲学家们,有意将他们与黑格尔哲学保持距离,因此,自1910年以来,随着分析哲学的发展,对德国唯心主义的兴趣越来越少。而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这一现象发生了变化,其代表就是查理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出版了两本关于黑格尔的著作,一本关于黑格尔政治思想的著作,另一本是关于黑格尔整体思想的总述。泰勒是一位专业的哲学家,他开始重视黑格尔研究是十分有益的。这种情况也是在我做研究生的时候开始的。但是,我觉得关于黑格尔更为重要的著作是罗伯特·皮平(Robert Pippin)的著作。这本书引起了更多的兴趣,因为它将黑格尔和康德联系了起来。自此之后,人们对黑格尔的兴趣就开始逐渐增多。另外,还有一个美国同行特瑞·平卡特(Terry Pinkard)写了一本很长的关于解读《精神现象学》的书和一本很有趣的黑格尔传记,还有两位当代哲学家,约翰·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和罗伯特·布兰登(Robert Brandom),他们在其著作中也对黑格尔进行了研究,并且将黑格尔作为自己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在英美哲学传统中,黑格尔进一步受到了尊重和重视。比起我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对黑格尔感兴趣的时候,目前在英美世界中,对黑格尔的认知、解读与理解的水平,已经高出了很多。但是,黑格尔哲学在英美哲学界的确不是中心,而且现在也不是主流哲学家。但他毕竟已然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对于黑格尔的兴趣也在不断增加,现在看来这种情况也有望被延续下去。

至于说德国古典哲学的当代价值的话,那么我觉得当代哲学往往陷入一种两极辩论中,每一极都习惯于用狭义的定义来规范自己并反对对方。如科学相对于非科学,无神论相对于宗教等各种各样的辩论。德国哲学的特点就在于使我们超越这些辩论,以一种更多元方式去看待这些事物。分析哲学可能会陷入这种论辩,但德国唯心哲学则可以消解这些

论辩,并且以更为丰富的方式去看待这些问题。当然它不一定总是有效的。另外,德国哲学不会有那种非此即彼的论断,而是去找寻两者之间的平衡。这对于当代哲学来说则是非常有益的。

路:那么,就从现当代来看,您是否能介绍一下,欧洲哲学界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有什么最新的动态。

Stern:正如我所说的,对于黑格尔的重视在于黑格尔对康德的超越,如果你对康德感兴趣,而又不满足于康德留给我们的问题,那么很自然的会开始转向黑格尔。而另一个相对比较新的思考黑格尔的方式是“认识论”维度,以及那种关于知识的理论,直到现在,黑格尔由于他们的精神观念、唯心主义、辩证法等,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奇特的形而上学家。他对于知识本身的思考,知识如何与经验相关,以及对待怀疑论的方式,是人们的兴趣焦点。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彻底的思考。我认为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延伸出的形而上学理念将会是下一个关注点。当然这仅仅是我的预测。现在关于《精神现象学》的兴趣已经产生了很多了,因此对其的理解也较为成熟了,但是对于逻辑学还没有很切近的研究。但是我认为这方面的研究正在被加强,并用以发现其形而上学以及其他领域中的新思想。从我个人的兴趣来说,我对黑格尔与美国实用主义的联系较为关注,以及德国唯心主义是如何同实用主义的根源相联系的。在对待怀疑论的问题上两者有相似之处。而且,在当代女性主义研究中,也对黑格尔有所兴趣。你可能会觉得有些古怪,因为黑格尔对女性有些非议。我认为,在美国女性主义中,黑格尔对“异化”“认识自由”,以及关于《安提戈涅》的观点,都受到哲学界的关注。因此可以说,这里有很多研究潜力可挖。在那些传统的研究领域,如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宗教哲学、艺术哲学中,人们也对黑格尔的思想抱有兴趣。可以说,黑格尔的思想涉及的领域是很广泛的,对很多研究者来说,他是一个极其丰富的资源。我不认为我们会穷尽黑格尔。

四、德国古典哲学如何面对挑战,面向未来

路:面对分析哲学、后现代哲学等新的哲学研究门类的产生与冲击,您认为德国古典哲学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来应对挑战,乃至走向未来?

Stern:在这一问题上,也许我以下的观点比较简单。我认为之所以会产生这些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

本身可能被夸张了。我们已经谈到分析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 尽管分析哲学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哲学曾经有着诸多批判, 甚至也力图攻击过黑格尔哲学, 但从现在来看, 已经证明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了。他们对于黑格尔的理解与试图做的事情在当时显得很幼稚。几十年过去了, 我们看到, 在黑格尔哲学、德国古典哲学, 以及分析哲学这几大领域之间显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和鸿沟。与此相类似的是, 后现代主义也试图从批判或超越黑格尔哲学开始, 我也不确信这能否形成对于黑格尔思想的严重挑战。而且我认为, 这种批判至少在部分上是建立在对黑格尔观点的简单理解之上, 他们其实在做一个结果还不确定的事。

当然我并不十分了解欧洲大陆哲学中的后现代传统, 也不了解所有的相关研究, 但是我感兴趣的那些学者对黑格尔有些有趣的批判。在我看来, 他们这样并没有真正终结黑格尔主义, 而是提出了对黑格尔的进一步挑战。我不认为他们做出来完全不同的选择, 或者至少他们不必如此。在我看来, 如果我们将黑格尔作为传统理性主义的代表, 的确有些哲学家想抛弃传统, 他们也许会大行其道。当然如果他们确实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哲学的样态恐怕就会在根本上被转变了。但我并不认为会发生这种情况, 因为我不认为有什么新的哲学路径可以使得黑格尔被完全克服掉。

路: 现在有学者认为, 当代哲学研究已经走向了一种面向现实实践的应用哲学, 如生态哲学、生命哲学的兴起。例如兰卡斯特大学就建立了应用哲学研究中心。而德国古典哲学则以纯粹思辨和体系建构为特色。您认为, 德国古典哲学是否能与这一思想潮流相互融合, 如果可以, 应该怎样融合?

Stern: 也许在你看来, 德国哲学是抽象的、纯理论化的和思辨的, 并且想知道他们如何对待思想与真实的世界、现实的问题以及种种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是, 包括康德在内的所有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都对现实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伦理问题等有着浓厚的兴趣。例如, 费希特就将其思想同一系列实践问题结合了起来; 康德则对伦理与宗教问题极为关注, 谢林则很明显的对自然、环境等一系列问题有所偏好。作为一个丰富的政治哲学家、社会哲学家, 黑格尔可以说对于这些问题均有所关注。所有这些哲学家, 在我看来都会自觉地将其哲学思想同所

谓现实的应用问题结合起来, 诸如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哲学等方面。因此, 我不认为他们是那种完全不关注政治问题的绝对抽象的思想者。他们认为通向具体问题的途径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如果你希望从哲学的角度去思考环境危机这类问题, 那么就必需一种哲学的思考方式, 而且要在一个一般的层次上去思考。

事实上, 我并不认为德国哲学所有的问题都会与我们相关, 但是他们的确思考了很多与我们目前所关心的事情所相联系的问题。像我刚刚提到的, 谢林、黑格尔等对于自然的观点, 以及他们关于人们应该如何同自然建立联系的观点。这些问题显然同当今的环境问题有所关联。黑格尔还有很多政治哲学的思想, 这些思想与我们现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也有所相关。例如, 如何看待资本主义, 如何思考消费与过度消费, 如何认识政治国家的结构, 等等。因此, 在我看来, 对于一些时代问题, 诸如欧洲是应该组成一个巨大的欧盟国家, 还是应该保持那种小的分散的主权国家, 黑格尔思想是具有启示意义的。因此, 我认为尽管德国唯心主义哲家用一种看上去很抽象的方式来呈现哲学, 但他们与现实世界是有联系的。刚才你提到的兰卡斯特大学应用哲学研究中心, 在那里研究环境哲学的埃里森·斯通 (Alison Stone) 教授就对黑格尔、谢林等德国古典哲学家很感兴趣。他们绝不仅仅是那种远离现实世界的抽象思想家。我认为, 他们对真实的世界都有其体悟。当然, 他们有着他们自己的时代背景, 当今的现实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 19 世纪了。诸如技术和政治的结构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因此我们不能生硬的直接套用其思想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我认为他们说的很多东西都与今天的现实相关。他们面临的问题其实与我们的问题很切近。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喜欢他们的那个时代的原因, 那是一个现代工业文明的开端, 而显然的是, 就是在这样一个开端期, 黑格尔已经对工业世界可能出现的问题, 以及这些问题的表现形式作出了很多启示, 而这些都与我们的现实相联系。

五、德国古典哲学新的研究范式

路: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 是不是说我们在进一步思考德国古典哲学的问题时, 需要以这些具体问题的哲学研究为蓝本。也就是说放弃那种体系化的建构, 而去直接分析现实的个别问题。

Stern:我不认为能够简单地判断这一点,因为我们去解释实践问题的路径总是要通过一个理论框架进行的。例如,我们如何联系政治秩序去思考自由的问题。黑格尔思考“自由”是与其形而上学范畴所联系的。因此,你不能轻易将黑格尔关于自由的观点与其哲学体系分离开来。在前面我已经提到在20世纪80年代英美哲学界对于黑格尔态度的转变,他们对于黑格尔的兴趣最初就是进行这种分离。即使他们说他们对黑格尔理论中那种追求同一的思想感兴趣,但他们主要的兴趣点还是在于实践哲学。他们会说,让我们来描绘和思考现实的实践哲学问题吧,忘记黑格尔的体系,因为那是没有意义的。黑格尔在这里也仅仅是被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而产生兴趣的。然而,研究黑格尔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不能用这种碎片化的方式,因为他的实践哲学的架构是依赖于他的理论哲学的,两者必不能分离。我认为,那种体系化的理论哲学也是有意义的,它不是什么奇怪的东西,实践哲学是需要它们的,没有必要使两者冲突。同样,当你去看待康德的伦理学时,更会发现这一点。如果我们没有弄懂他的纯粹哲学,那么是无法理解他的伦理学的。因此,我认为那种只关注实践,而忽略纯粹理论哲学的方式是不明智的,二者应该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

路:那为什么在黑格尔之后,很少有哲学家去建构体系了?

Stern:是的,在英美哲学中确实如此,他们有意打破了体系的建构。分析哲学家会说,让我们去关注个别的、单独的问题,并解决它们,而不要去关心整体图景的建构与问题之间的连接。但说实话,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正确地对待现实的方式。即使你去看那些非常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如德留兹(Deleuze)、德里达、哈贝马斯和霍耐特(Honneth),等等,也会发现他们最后仍然会形成一个思想体系。可能这一体系并不像黑格尔的体系那样宏大,能够包含各个方面的问题,但是他们仍然具有那种建立体系的抱负,并作为体系化的哲学家。尽管他们关注一系列实践问题,但是哈贝马斯建构了一个复杂的认识论对话体系来进行其形而上学的思考。德留兹的体系则更加复杂。当然,有些特定的哲学家会只关注一方面的问题而不及其余,但是一般而言,我认为哲学家最终都难免会形成一个巨大的体系。即使是像罗蒂那样的哲学家,他致力于使思想从体系中解放出来,并打破体

系,但是最终罗蒂也形成了一个如何避免体系的体系。我认为这是哲学的本性,因为一个哲学问题序列总是与另一个相联系,如果你试图去解决一个问题,那么必然会联系另一个问题。因此,最终你会发现,一个观点的结束恰恰是另一个观点的开始。因此,很难说一个哲学家只关注一个狭窄的实践问题。例如罗尔斯,他并不想使其哲学有一个可以争辩的基础,但是最终却形成了一个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体系。因此,即使是当代哲学依然需要有体系化的基础。

路:这是否就是为什么有学者认为德国哲学的精神转到了法国哲学中?

Stern:的确,法国人受到德国人的影响极深。在历史上,黑格尔的思想是这样被回应的:当时在德国,黑格尔去世,其思想依然占有统治地位,但是很快的就出现了不同的研究黑格尔的学派,这不能不说构成对黑格尔思想的一种内耗。而在法国,我认为是在五六十年代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才得到一些哲学家的广泛关注,其中以让·瓦尔(Jean Wahl)与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为代表,进而又影响到了后来的哲学家,诸如萨特。的确,黑格尔在法国哲学界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德里达、德留兹等哲学家都以不同的方式对黑格尔进行了回应。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英美哲学界均没有这样的影响,他的影响始终没有超过实用主义。因此可以说,德国唯心主义在法国哲学中找到了家园。

六、对于中国学者的研究建议

路:德国古典哲学长期以来为中国的学者所推崇,您能否对中国学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给予一些宏观上的建议。

Stern:首先,依然是应该关注他们的文本,这是任何研究的基础。对于大多数德国唯心主义者而言,这些文本都是可以获得的。我不知道已经有多少中文的译本了。但是作为第二种语言,英文文本也是很有趣的。而且显然的是对于德国传统而言,对于那些人物的研究有着大量的资料。例如我们可以找到亨利希的作品。

从领域的角度而言,就像我所说的,对于黑格尔逻辑学的研究可以说是一个正在增长的兴趣点。如果开始研究黑格尔,这一部分的研究是十分有趣的。另一个更为有趣的领域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因为他的自然哲学比较奇特,在他那个时代,其自然哲学

(下转第36页)

- [10]陈懋仁.文章缘起注[M].丛书集成新编本.台北:新文艺出版公司,民国74年.
- [11]沈约.宋书·谢庄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3:2177.
- [12]李延寿.南史·后妃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3:324.
- [13]李富孙.汉魏六朝墓铭纂例卷1[M].北京:中华书局,1985:11.
- [14]章太炎.文学略说[A].国学讲演录[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
- [15]裴松之.请禁私碑表[A].严可均.全宋文卷17[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16]徐震堉.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99:185.
- [17]胡应麟.诗薮[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 [18]刘师培.论文杂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23.
- [19]曹叡.诏陈王植[A].严可均.全三国文卷9[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93.
- [20]曹植.答诏平原公主诔表[A].严可均.全三国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53.
- [21]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1538.962.
- [22]陈氏.与妹刘氏书[A].严可均.全晋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565.
- [23]曹丕.典论论文[A].郁沅.魏晋南北朝文论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3.
- [24]曹植.上卞后诔表[A].严可均.全三国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52.
- [25]陆云.与兄平原书[A].郁沅.魏晋南北朝文论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67.
- [26]张少康.文赋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71.
- [27]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1297.
- [28]任昉.文章缘起[M].四库全书本.
- [29]詹锓.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429.

Stylistic Ecology and Stylistic Changes

—Taking Leiwén in pre-Tang Dynasties as Example

CHEN En-we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oshan University, Foshan 528000, China)

Abstract: Prior to The Tang Dynasty, Leiwén and Aici had experienced a gradual integration process, which was triggered due to both the communicative environment and exchange purposes. Leiwén and inscriptions experienced a mixed trend in which the inscription intensifying its usefulness and Leiwén gradually to the evolution of literary stylistics.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Leiwén and dirge text made the Leiwén transformed from practicality style changes to literary stylistics. Leiwén gradually formed its own stylistic norms in stylistic dialogue, but also gradually lost its stylistic uniqueness.

Key words: Stylistic Ecology; Leiwén; Stylistic changes

(上接第7页)

被认为是落后于当时的科技的,但是今天又获得了更多的同情。从本期暑期学院来看,康德与黑格尔是人们主要的焦点,但是我认为,对谢林与费希特的兴趣会越来越大。

如果我是个中国人,就可以受益于你们的背景,那我就觉得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联系应该重新反思。在西方,我们没有像你们这样的马克思的背景。将马克思排除在哲学史之外是一种遗憾。他可以被认为是对于思辨哲学的那种潜在的且有趣的贡献者。

目前,我对黑格尔与实用主义比较感兴趣,我希望这会是一个成果丰富的研究领域。这里有很多潜

力可挖。还有一个是与分析哲学关系的领域。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家,你不必在分析哲学与德国唯心主义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我的意思是这两者可以完美地结合。尽管,很多分析哲学显得枯燥且技术化,并且有些题目是很沉闷的,但是可以用分析的技术来思考德国唯心主义。德国唯心主义给了我们一个很宽的视野,因此在二者之间实现平衡是会产生丰富的成果的。

路:非常感谢您的建议,这将对我们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责任编辑 孙晋浩]

The Actuality and Future of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Robert Stern